

## 第一百三十三章 有子逾牆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殺！”

小巷的四麵八方響起一陣喊殺之聲，無數的人向著巷中站著的範閑湧了過去。人潮湧了過去，卻像是大河遇上了堅不可摧的磐石，水花四散，嗤嗤嗤數聲利刃破肉的響聲刺入人們的耳膜，然後衝在最前頭那四個人很就像是四根木頭一樣倒了下來。

他們捂著咽喉倒了下來，手裏的鮮血不停向外冒著。

範閑的手中已經多了一柄細長的黑色匕首，匕首無光的鋒刃上有幾滴發暗的鮮血。

廖廖數人的死亡，根本不可能震退所有人的衝擊。官兵們的衝擊甚至連一絲停頓都沒有，便再次淹沒了範閑。

黑色的光再次閃起，而這一次範閑很陰毒地選擇了往下方著手，不再試圖一刀斃命，不再試圖劃破那些官兵們的咽喉，而是奇快無快、極其陰快地在離四周人大腿和小腹上劃了幾刀。

幾人身上同時多出了幾條鮮血淋漓的口子，翻開來的血肉噴出鮮紅的血水，而血水在片刻之後馬上變成發黑的物事，淡淡腥臭傳了出來。

巷子裏響起了數聲格外淒厲的慘叫，受傷的這幾人一時不得便死，卻被範閑黑色匕首上附著的毒藥整治的無比痛苦。此起彼伏的慘叫，終於將圍緝範閑的官兵變得清醒了一些，讓這些手持長槍利刃的人們想起來了傳說中小範大人的厲害與狠毒。

人潮在此時頓了一頓。

趁著這個機會，範閑像一隻遊魂一般反向巷後的人群殺了過去，如影子。如風，貼著人們的身體行過。偶爾伸出惡魔般地手掌。在那些人的耳垂，手指。腋下，諸薄弱處輕輕拂過。

每拂過。必留下慘叫與倒地不起地傷者。

在這一瞬間。範閑選擇了小手段，這最能節約體力。不耗真氣地作戰方式。人潮洶湧。如此而行。正是最合適的手法。他地每一次出手，不再意圖讓身旁的官兵倒下。而是令他們痛呼起來。跳起來，成為一根根跳躍地林木，掩飾著他這個狡猾地野獸，在暮色之中。向著包圍圈的後方遁去。

不遠處主持圍緝地一名將軍。看著那處地\*\*。眼中閃過一抹寒意與懼色。

他從來沒有想像過。這個世界上有人能夠將自己變成一條遊魂。可以在眾目睽睽之下，穿行於追殺自己地人群裏，留下微腥地血水。帶走鮮活的生命，人卻顯得如此輕鬆隨意如穿萬片花叢，而片葉不沾身。

範閑身上連個傷口都沒有，而他已經挑死挑傷了二十餘人。在大亂地地包圍月裏。強行突進了十丈地距離！

“攔住他！”那名將軍看著離自己越來越近的\*\*。眼瞳微縮。用沙啞的聲音，嘶吼叫道：“誅逆賊！”

喀喀一陣弩箭上弦的機簧聲音響起。在這樣嘈雜地環境中，其實顯得非常微弱。但又格外令人恐怖。

人群中用三根手指拈住匕首，輕輕與官兵們地肌肉條理做著親密接觸地範閑，在包圍圈外弩機作響地那一瞬間，右手停頓了一下。

他地耳朵準確地捕捉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。所以他的心緊了一下，從而讓他地右手停頓了一下。插進了一個畏瑟著撲過來的衙役胸中，而忘了拔出來。

京都內嚴禁用弩除了當年被特允許的監察院。所以聽到這個聲音。範閑便知道，長公主那邊已經通過秦家或是葉家。調動了軍隊的力量潛入到了京都之中。他來不及考慮十三城門司地問題。而是下意識裏感覺到了寒冷，山穀狙殺時地萬分凶險，給他留下了太深刻地印象。

這段思考。隻是剎那時間，在下一瞬間，他一腳踩了下去。重重地踩在了堅硬地石板地上，轟的一聲！

隻是一腳。那塊方正地堅硬石板從中裂開，翹起了四方的板角，向著那些撲過來地官兵身上戳去！

當他在包圍圈裏遊走突進之時，看似輕鬆隨意。但實際上卻是挾著異常快的速度和強大的精確控制力，所以他才需要這樣強橫霸道的一腳，來停住自己處於高速行運狀態下地身體。

石板裂開，他的人也於剎那間，由極快速度而變得異常靜止。

這樣兩種極端狀態地轉換，甚至讓他身邊的空氣都無由發出了撕裂地聲音。

一直跟隨著他如水波般起伏的圍攻官兵在一這瞬間沒有跟住，很狼狽地往前倒去，在範閑地身前留下三尺空地。

篤篤破風聲響，沒，入土，範閑地腳下像生莊稼一般，生出了數十枝陰森可怕的弩箭，險之又險地沒有射入他的身體。

而他地右手依然平刺著，匕首上掛著的那個衙役屍體，被這忽然地降速猛地震向前去，肉身劃破了鋒利的黑色匕首，嘶地一聲被劃開半片身體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震出無數血水！

而範閑身後的官兵們收不住腳，直接往忽然靜止地他身上撞了過來！

他回肘。

兩聲悶響，兩個人影飛了起來，在暮色籠罩的天空中破碎...畫出了無數道震撼人心的曲線。

在下一輪弩箭來臨之前，範閑遠遠地看了一眼巷頭的那位將軍，腳尖在地上一點，出乎所有人地意料，隨著那兩個被自己震飛的“碎影”，向著反方向的小巷上空飛掠了出去。

那名將軍遠遠接受到範閑冷冰冰的目光，忍不住打了個冷顫，咬著牙狠狠說道：“狼營上，不要讓他給跑了。”

半空，碎離的骨肉摔落在地上，啪啪作響。

緊接著，嗖嗖破空聲起，十幾名軍中高手翻上了簷角，向著不遠處正在民簷上飛奔的範閑追去，不一時，京都府與刑部的好手。也帶領著大部屬下，沿著地麵地通道。不懈追擊。

\*\*\*\*\*

“我要他死。”

皇宮之中的廣信宮內。回到了層層紗帳之後地那位長公主殿下，麵無表情地說了一句話。話語之中地他。自然指的是如今在京都和她打遊擊地範閑，範閑一日不死。長公主臉上的表情便極難展現笑意。

“陳圓那邊似乎出了問題。”在長公主身旁地那位太監低聲說道：“最關鍵地是。這段時間東山路那邊的情報傳遞似乎也有問題，已經三天了。最後地消息已經是三天前地事情。”

李雲睿冷漠地美麗臉龐上忽然閃現出一絲怪異地紅暈。這絲紅暈就像天邊的彩霞。被夜風一襲。馬上消失不見，變成了入夜前地最後一抹蒼白。

她地唇角微翹。輕聲說道：“我隻要範閑死。監察院那邊你不用理會。”

“是，殿下。”那名太監恭謹行了一禮，然後抬起頭來，竟赫然是慶國皇帝當年的親信太監之一。與姚太監並列的侯太監！

長公主微笑看著侯公公地臉。說道：“東宮裏地那一把火。你放地很好，這京都裏地最後一把火。本宮要看你放的怎麼樣。”

大東山一役，洪老太監不知死活。姚太監肯定已經隨慶帝歸天，如今地皇宮。輩份最高。權力最大，最得太後信任的宦官便是這位侯公公，當年範府與柳氏為了籠絡這位侯公公。不知道下了多少本錢。但誰能想到，這些本錢盡落在了虛處。原來此人從一開始，便是長公主地人。

慶帝與範閑一直在猜想東宮裏的那把火是誰放地。但怎麼也沒有想到侯公公身上來。

侯公公躬身恭謹說道：“奴才會請太後發？。隻是奴才自身說話沒太大力量。太後頂多能對禁軍發道旨意，加入搜

捕...”他抬頭小心翼翼地看了長公主一眼：“隻是殿下也清楚，咱們能動地力量都動了。禁軍先前也出現在崇蔥巷。可是他們動都沒有動一下，大皇子那邊，明顯另有心思。”

長公主平靜道：“禁軍咱們是使不動的。”

侯公公試探著說道：“雖然今天太極殿上出了大事，如今有四十幾名大臣被逮入獄中。可是太後的意思並沒有改變。既然已經確定了太子爺接位大寶...您看。是不是可以把大皇子地位置動一動？”

“您讓我與母後去說？”長公主微嘲說道：“不要做這個打算，如今京都守備師盡在我手。十三城門司還在左右搖擺，秦家與葉家地軍隊離京不過數日行程...如果連禁軍統領也換了。我那位母親怎麼能放心？”

“隻要寧才人在含光殿裏老實著，禁軍就是和親王爺的。”長公主冷漠說道：“母後總要尋求一些平衡。不然她難道不擔心本宮將來將這座皇城毀了？”

侯公公心裏打了個冷噤，不敢再言。

“範閑有病。”長公主繼續微笑著說道：“本宮抓著他地病，他便不可能遠離京都，隻能在京都裏熬著，本宮倒要看看。等那幾十名大臣熬不住了，太常寺與禮部的官員頂不住了，太子名正言順地登基，他這個刺駕惡賊，還想怎麼熬下去。”

\*\*\*\*\*

侯公公敬畏地看了長公主一眼。小意說道：“可惜太後下旨地時候，那個懷著小範大人血脈地小妾不知何故逃了出去。”

“不是逃。”長公主的眼睛微眯，長長的睫毛微微眨動，“是有人在護著他...不過本宮很好奇，那個沒了主子地人，如今還能不能護住他自己。”

“殿下神機妙算。”

“沒什麼好算地，你要準備一下，也許...過兩天，我便要出宮了。”長公主含笑說著，卻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選擇出宮。

侯公公討好地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那奴才這時候便回含光殿。”

“去吧。”長公主說道：“讓母親的心更堅定一些。”

“是。”

侯公公依命而去，穿過死寂一片的宮殿，聽著隱約落在耳中的悲聲，回到了含光殿，在太後地身前略說了幾句，看著那位老太後花白地頭髮。頹喪地表情，不堪的精神。這位公公在心裏歎了一口氣。暗想太後娘娘當年也是極厲害地人物，可是如今隻能一心維持朝廷地平靜。卻拿不出太多地魄力來。自己從很多年前便跟定了長公主，這真是一件很明智的選擇。

廣信宮中。

待侯公公離開後，長公主微低眼簾。輕聲對自己地親信交待了幾句什麼。似乎是要往宮外某處傳訊，其中幾個字眼隱約能聽到。應該是和京都外麵地局勢有關。

然後她沉默而孤獨地坐了一會兒。拍響了雙掌。有宮女恭敬地環拱或是看守著一男一女。從廣信宮地後方走了進來。坐到了她地身邊。

長公主微微展放笑顏，對身旁那個眉眼與自己並不相似地女兒輕聲說道：“晨兒。母親已經找到了範閑了。”

林婉兒微低著頭，輕輕咬著下唇。並沒有因為這句話而震驚萬分。甚至連頭都沒有抬一下。

長公主地眉頭微微皺了皺。似乎對女兒地情感反應感到了一絲無來由地憤怒。低沉聲音說道：“範閑是隻老鼠，可如果他真地在意你。那他自然會來宮中。”

林婉兒霍地一聲抬起頭來，那雙青日異常溫柔。水波輕蕩的眼眸盡是一片冰冷與淡漠，她看著自己地母親。眼中就像有兩把刀子在剗著母親的心。一字一句說道：“你把我從含光殿裏要了出來...本以為你還有兩分母女之情，原來...

卻是把自己地女兒當誘餌。”

林婉兒麵色平靜說道：“不過也對，舅舅說過很多次。你是個瘋子。做事不能以常人看待...放心吧，我不會怨你。”

她輕輕地笑了起來。顯得十分鎮定：“對於你這樣地瘋子而言，怨恨都是一種多餘地情緒。”

“是嗎？”李雲睿緩緩閉眼。“你是我生地。你當然沒資格怨我...思思那賤女人。現在不是在外麵活地好好地？你們範府為什麼隻護著她，而沒有護著你？你要怨，也去怨你地相公與你地公公婆婆。”

林婉兒雙腿微顫。說道：“您弄錯了一點。或許隻是大家都沒有想到，你會對自己的女兒下手。”

她地腿下發出金屬碰撞的聲音，竟似是被人用腳鐐銬住了！

...

李雲睿平靜說道：“如果範閑死了，什麼都好辦。”

“是嗎？可惜您永遠殺不死他。既然他能從大東山上活著回來。就一定會好好地活下去。”林婉兒地臉上浮現出一絲自信地光彩。

長公主的眉頭皺了起來：“有些人的死活，是不由他們自己控製的。我從來沒有擔心過我地好女婿。哪怕這兩年他在天下活地是如此光鮮亮麗，可我依然不擔心。”

她看了一眼自己地女兒。又看了一眼坐在女兒身旁，正害怕地縮著肩膀。嘴巴下意識裏抖動地大寶，眼神裏閃過一絲厭惡。

“我太了解我那個女婿了。”李雲睿冷漠說道：“隻要你和大寶在這裏，他除了死，還能有什麼出路？”

“噢，沒有想到母親竟然會認為安之...會如此有情。”林婉兒平靜地注視著母親地雙眼。“我是他的妻子，都不指望他會愚蠢到因為你地手段，而放棄自己的生命，卻不知道你是從哪裏來的信心。”

“你不懂，所有人都不懂。”長公主平靜說道：“範閑或許是個虛偽到了骨頭裏地人。可對於他身邊地某些人，反而熾熱到了極點。”

她頓了頓，含笑說道：“我不會低估他，我會做好他真的翻身的準備。幾天之後，他或許有機會把這座皇宮翻過來...所以我會帶著你和大寶出宮，讓他自己鑽進這個桶裏來。”

林婉兒靜靜地看著她：“看來母親已經掌握了十三城門司，秦葉兩家的軍隊隨時可以進京。”

長公主微微一怔，旋即笑了起來：“我地女兒，果然有些像我，看事情很準確。”

林婉兒緩緩低頭，她心知肚明，範閑一定會想辦法深入皇宮腹部，借用大皇子的禁軍與他在宮中的內線，一舉翻天，但沒有想到，母親根本不在意皇宮的一得一失，卻反而存著讓所有敵對勢力陷入深宮，再由重兵反襲的念頭。

“你究竟想要什麼呢？”林婉兒忽然抬起頭來。帶著一絲嘲弄說道：“太子哥哥還是二哥做皇帝。對於你來說，沒有什麼分別。可是。你想要的究竟是什麼呢？”

“我想要什麼？”長公主忽然眯著眼睛。盯著廣信宮裏地某一處牆麵，沉默半晌後說道：“我想要天下人都知道。這個世上。有些女人。在沒有男人地情況下，也可以做到一些非凡的事情。”

她回頭望著女兒。靜靜說道：“沒有男人算不得什麼，範閑死之後。你一樣是高高在上地郡主。所以不需要提前開始悲傷。”

“我不知道我地男人死後，我會怎麼樣，是不是會難以抑止地悲傷。”

林婉兒忽然笑了起來，牽著身旁大哥軟綿綿的左手，低著頭，看也沒有看母親一眼。“但我知道，母親您...沒了男人之後，就真地瘋了，所以這些教導還是留著您自己用吧。”

“放肆！”長公主美麗地容顏冰冷了下來。“什麼混帳話！”

“不是嗎？”林婉兒平靜地，嘲弄著說道：“舅舅就是在那麵牆上想掐死你？舅舅現在被你害死了。你是不是心裏又

痛快又憋屈。恨不得把自己地臉給劃花了？”

“我不是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。”林婉兒嘲笑說道：“隻不過我很厭惡這些事情。所以，母親...你本質上就是一個沒有男人便活不下去地可憐人，何必裝腔作勢？”

...

一陣沉默之後。長公主忽然冷漠開口說道：“你畢竟是我的女兒，沒有帶來任何地好處，單靠激怒我，難道我便會殺了你？”

“不過我必須承認，你地言語很有殺傷力。”她忽然歎了一口氣。輕輕地撫摩著女兒微微清瘦的臉頰，說道：“和你在一起的時間不夠長，所以竟沒有發現。我的乖女兒，原來也是這樣一個厲害角色。”

林婉兒寧靜注視她的雙眼，半晌後說道：“我是個沒有力量的人，所以隻有言語可以用。或許你會成功，但你不可能讓我佩服你一絲一毫。”

她很平靜，很驕傲地自信著，雙唇閉地極緊。

忽然，大寶在她的身邊輕聲咕囁道：“妹妹，你把我的手捏痛了。”

長公主笑了起來。然後輕聲說道：“好女兒，不要這麼憤怒，我會讓範閑死在你的麵前，到時候，你會更憤怒地。”

她輕輕拍了拍林婉兒冰冷的臉頰。

\*\*\*\*\*

範閑發現自己陷入了人民戰爭地海洋，就算有八成地京都百姓認為自己是受了冤枉，可是還有二成的百姓，真正將自己看作了十惡不赦的刺君逆賊，與外邦勾結，喪心病狂地賣國賊。

京都人太多，即便隻有兩成，卻也足以匯成一股令人恐懼的力量。

看著那些敲鑼打鼓，呼喊著官府衙役和軍士前來捉拿自己的百姓，奔跑在大街小巷中的範閑在苦笑之後，忍不住想要罵娘，恨不得拿個喇叭去問那些往年將自己奉若詩仙的慶國子民。

老子如果真是王八蛋，那回京都做什麼？

而且他根本沒有想像到，自己地監察院雖然被內廷看的緊，但那些一處的密探，總是會刻意弄些亂子來幫助自己，可即便這樣，逃至此時，他依然沒有擺脫長公主方麵地追緝。

那十幾名軍方的高手，實在是讓人很頭痛。更麻煩的是那些京都府的衙役和刑部差官，這些人常年在京都廝混，與百姓關係密切，不遺餘力地追捕之下，竟是讓範閑這樣的強者，都不可能保持一刻鐘以上的潛伏。

範閑靠在一處院牆之下，眯眼看著天下越來越黑的夜色，看到了天邊的那輪明月，不由皺起了眉頭，開始咒罵老天爺和這慶國異常優良的環境保護工作。

明月清暉之下，麵臨著京都有史以來發動人數最多，搜索最嚴地一次追捕欽犯行動，範閑也有把握能夠消失在宅海之中。

微涼的院牆，沁入他的心肺，讓他的情緒稍許平靜了些，也讓他咳了兩聲，傷勢未愈，又強行調動霸道真氣，縱是鐵打的身子，也感到了一絲疲憊。

不遠處的街上傳來喧嘩的兵馬聲，呼喊聲，應該是又有哪位熱心的愛國民眾，在向官府指點範閑逃遁的方向。

如果僅僅是逃亡，範閑有足夠的自信，他甚至可以在京都裏與長公主方麵打半個月的遊擊，可有把握不會被捉住，甚至他還可以慢慢地將那些重要的敵人一一暗殺，如春夢了無痕。

然則...他的妻子親人被軟禁在宮中，宮外，他有所顧忌，必須趕著時間，尋找一個能夠平靜的地方，聯絡自己的勢力，獲取珍貴的情報，依遁詭之正道而行。

而眼下，長公主方麵鍥而不舍的追捕，明顯不可能讓他找到一個安定的暫寓之所。

對於行蹤的曝露，範閑的心裏不是沒有懷疑過什麼，隻是一路凶險忙急，根本來不及考慮這些。

外麵的人聲更近了，還有馬聲，範閑回頭望了巷子裏的死角一眼，左手摳住牆皮，真氣一運，摳下幾塊碎石，向著死角處的牆壁彈了過去。

啪啪輕響，死角處的牆壁上多了幾個不顯眼的印跡，似乎有人從那裏爬了過去。

範閑手指一屈，整個人像隻大鳥一樣飄了起來，向著院牆側後方翻了過去。

他已經查探清楚，這方院牆後麵乃是一處不錯的府邸，看擺設模樣應該是官宦家庭。他決定賭一把，看能不能找著可以信任的熟人，即便找不著，也要試著躲上一躲。

翻過院牆，行過假山流水，上了二樓，進入一間充滿書卷氣息的房間。院外兵馬之聲愈來愈響，範閑不及思考，轉過書架，一把黑色匕首，架在了一個人的脖子上。

他的運氣自然沒有那麼好，不可能於京都茫茫人海之中，找到可以信任的官場熟人。不過他的運氣也沒有那麼差。他本以為這是間書房，裏麵的人自然是這家主人，但沒有想到，黑色匕首下竟是一位楚楚可憐的姑娘！

這裏不是書房，是閨房。

\*==\*==\*==\*==\*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